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研究

夏 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研究

夏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研究/夏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 - 7 - 5203 - 2187 - 7

I. ①伪… II. ①夏… III. ①伪满洲国(1932)—朝鲜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7.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795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的出版受到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华朝语文学对东北文化的接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7B32）和吉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20世纪前半期朝鲜移民文学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研究》（项目编号吉师博2016050号）的资助。

摘要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作为特殊时期、特定地域朝鲜（韩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韩国和中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本书将按“离乡和思乡、扎根和融合、对峙和斗争、妥协和逃避”四类主题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进行分类研究，并深入剖析各部分的文学主题、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力图推进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伪满朝鲜文学中有关移居主题的作品渗透着朝鲜农耕民族在被迫离乡后溢于言表的思乡之情。在艰难的现实面前，生活于夹缝中的朝鲜人试图交流、妥协，甚至不惜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这是“农民道”和“北乡精神”产生的前身，也是集中了移居民生存意志的选择。阶级和民族意识强烈的作家以抗争、对立的主题和模式直抒胸臆，这些作品形成了伪满时期带有鲜明风骨气韵的反抗文学核心，也代表了朝鲜文学中最具民族情怀的脊梁书写。与此相反，有一部分作家为避开敏感的政治性内容而选择通过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方式回避时政和现实，其中不乏透露出颓废和败北意识的作品。此外还有人在统治阶级的文化镇压和物质诱惑下逐渐沦落为背叛民族、迎合现实的御用文人。

移居现实和殖民统治形成了伪满朝鲜文坛极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一环境造就了它有别于正常时期文学的特质。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作为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朝鲜族文学的前身，无论其文学水准还是艺术成就高低，都是韩国和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目 录

摘要	1
----------	---

第一章 离乡和思乡

——移居文学的主旋律	1
第一节 离乡和移居的情恨	2
一 故土情与思乡情	3
二 移居苦与生活苦	8
三 乡土情结的延伸	16
第二节 多重矛盾的结构	21
一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21
二 思乡情绪与故乡幻灭的冲突	27
三 虚伪表象与真实内在的二律背反	32
第三节 移居期独有的艺术特色	37
一 家庭和族群的整体描绘方式	38
二 典型的地方情调	41
三 描绘自然，回归田园	44

第二章 扎根和融合

——定居文学的主题曲	50
第一节 定居者的希望和博弈	51
一 对永久定居问题的关注	51
二 北乡精神下的第二故乡建设	55
三 移民二代教育问题	59
第二节 以定居为核心的文学模式	63
一 新身份的认同	64
二 开拓民与原住民的冲突	67
三 “满洲”爱与民族爱的对立和统一	72
第三节 本土化的艺术情境	77
一 渗透的北乡情结	77
二 无形的中国化元素	81

第三章 对峙和斗争

——抗争文学的引航塔	86
第一节 殖民压迫和现实反抗	87
一 对殖民生活的暴露和批判	87
二 现实体验与抗争意识	93
三 游击区歌谣中的抗日反日思想	97
第二节 二元对立模式	105
一 根深蒂固的阶级对立	106
二 势不两立的民族对立	110
三 彷徨苦闷的人性对立	114
第三节 情绪化的艺术表现	118
一 悲凉凄婉的色彩意蕴	118
二 叠词散句与五感描写	123

目 录

三 自省之情韵.....	127
四 大众化的叙事手法.....	131

第四章 协和和逃避

——妥协文学的风向标	135
------------------	-----

第一节 政策逢迎和现实逃避.....	136
一 败北意识的蔓延.....	136
二 对殖民政策的迎合.....	140
三 绝望中的现实逃避.....	143
第二节 模式化与无序化并存的结构	148
一 以“建国理念”为核心的构架	148
二 日本亲善和五族协和的大同模式	152
三 超现实主义的无结构模式	156
第三节 殖民统治下的文学特色	160
一 毒品横行和沉醉堕落的描绘	160
二 日本人形象的模糊刻画	165
三 “王道乐土”下的真相透露	169
结语	175
参考文献	180
附 相关作品选读.....	188

第一章 离乡和思乡 ——移居文学的主旋律

近代朝鲜移民文学具有与 19 世纪欧洲离散文学相似的特质，在移居的血泪史中书写着故土离别的苦痛。“这一时期的小说将失去国家、失去土地的朝鲜民族在异国土地上遭受的各种侮辱和压榨、各形各色移居民的生活面貌和命运、受难移居史和他们苦难生活的现场多角度地捕捉下来并生动地刻画出来，作为朝鲜民族满洲移居史和定居史的见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①在以现地居住、现地取材为收录原则的“满洲”朝鲜人小说集《发芽的大地》中的作品中，有半数以上是对朝鲜人离乡移居和苦难生活的记录。对于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民族来说，家和故乡有着超越地域意义的文化内涵，它始终是一个农耕民族的基础文化符号，其中饱含着永远无法述尽的故事和情感。而对于被迫离开家乡在外漂泊生活的人们来说，对家和故乡的依恋则更为强烈和持久。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有关移居这一主题的作品，渗透着朝鲜农耕民族在被迫离乡后溢于言表的思乡之情。因此可以说，离乡和思乡是这一时期朝鲜移居文学的主旋律。

众所周知，朝鲜人是从 19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偷渡到中国东北地区生活的。纵观这些朝鲜人的越江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① 오상순, 중국조선족소설사, 심양: 료녕민족출판사, 2000, pp.151-152.

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这一时期朝鲜北半部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为了生存人们不顾清政府“封禁令”和“越江罪”的规定，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安家落户；第二阶段是 1910 年“韩日合并”后，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救亡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第三阶段是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大批朝鲜人被集团移民到“满洲”进行所谓的“满洲开拓”。纵观这三次移居，从规模、人数和影响范围来看要数伪满时期的这次为最，也正是这次最具代表性的大规模移居，使朝鲜移居居民经历了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和磨难。而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与此同步，将朝鲜人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和饱尝的切肤之痛以民族精神史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因此，离乡和怀乡是这一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内容，也是其与韩国同一时期文学倾向的主要差异之一。

第一节 离乡和移居的情恨

“离开对岸的山麓，渡船滑向了江心。因为是傍晚、行客不多，但坐在船里的却有几位。这又是一批越江居民吗？不知道有多少一无所有、只背着行囊顺水流渡过这条江的人，移居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越江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这是中国朝鲜族作家崔红日在他的长篇小说《泪洒图们江》中对朝鲜人渡江场面的描写，这一描写形象地勾勒出了当时朝鲜人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移居到中国的场景，而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朝鲜文学就是以这样一批又一批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越江的人们的移民生活作为背景写作的。无论是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们都是异族，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远离家乡的处境和异国他乡的陌生感使他们难免产生思乡之情。

一 故土情与思乡情

与生活上的物质匮乏和艰苦相比，异国他乡的非人待遇带给人们精神上的苦痛是更加深刻而经久不能愈合的。朝鲜民族向中国的移居大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已的选择，被迫移居的背后饱含着无奈和不舍，从决定移居到路途上的颠沛流离，再到异乡的艰苦生活，每一次坎坷和波折都会触动人们思乡的神经。深深浸透于内心的乡愁，会在文学创作中不可抑制地表露出来。李民求认为：“‘乡愁和忧郁’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移民文学理所当然要描写乡愁和忧郁。”^①对于离开故土的民族来说，异乡生活的哀愁是浸润于骨髓的情绪，这样的乡愁如果离开“满洲”和朝鲜人的生活而只是一种感伤的话就会成为一种病态。因此，李民求极力倡导“文学要回归现实”，并热情地期待出现把“满洲”乡愁融入移民生活的文学家。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朝鲜移居文学的首要话题是记述那些流浪人民对故乡深切的留恋和不舍。这类作品或寄情于自然，或寄物以深意，或回忆儿时美好，或撷取生活片段，无论以何种方式，它们都流露出一种对离乡现实的无奈与痛楚。在离乡和思乡情绪的表达上，诗歌这一体裁更易于此类情感的抒发。这一时期表现故土依恋和离别情感主题的诗歌作品众多，如宋铁利的《故乡》、《五月》、《道拉吉》，尹东柱的《故乡的家——在满洲呼唤》、《悲哀的族属》、《故乡的故居》、《山林》、《数星星的晚上》，沈连洙的《旅窗的夜晚》、《游子 B》，千青松的《先驱民系列》、《德牧》，咸亨洙的《归国》，金朝奎的《胡弓》，金达振的《龙井》，等等。除诗歌作品外，一些小说也在前期表现出了思乡情绪，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出来的无尽乡情，诉说着这一时期朝鲜民族内心的真实。

这一时期在表现思乡情绪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乡土生活直接

^① 전성호, 림연, 윤윤진, 조일남, 중국조선족 문학비평사, 북경 : 민족출판사, 2007, p.161.

相关的，宋铁利的作品正属于这一类。与一般思乡作品不同的是，他很少描绘记忆中的乡情，而是擅长将乡愁寄于自然物中，通过对现存景色的描绘来表现对于故乡的怀念。在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五月》中，作者从视觉、听觉和感觉等方面将山村五月柔和的美立体化，从对蓝天、鸽子、哨子、蒲公英、小鹿等景物和动植物的刻画中渗透出作者在自然与生命融合的倡导中溢满的乡愁。从无法回归故乡的愁绪到由丧失感而生的孤寂和愁苦，最后形成隐遁和飘逸的情绪在《呜咽》、《道拉吉》、《山阳地》和《落乡》等作品中得到了一一展现。在“满洲”险恶的现实中，陷于幻灭挣扎中的诗人通过自然物表现着诗化的自我，通过纯熟的语言和静谧的意境含蓄地透露出隐晦的乡情。由于受到中国汉诗的影响较大，宋铁利在作品中善用古辞、反复和对句等表现手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赋予诗歌时代的特征，周密的结构和凝练的诗句构筑了他简约的诗世界。金宇哲认为“他的诗歌作品以平实的形象化和幽远的抒情性为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宋铁利是一位富有才气和品位的独创型诗人。”^①虽然对于自然美景和原初感觉的追求会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逃避现实的情绪和隐遁意识，但这一缺陷却未能掩饰宋铁利创作中乡愁美学的表达。

与牧歌般田园生活的憧憬略有不同，尹东柱笔下的家乡描绘有着更深的含义。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大规模的移居一般都是由于无法保持原有民族的整体性，这一时期朝鲜人向中国的大量移居正是源自这一原因。当移居民面临与本民族传统完全不同的环境时，他们必然会处于新旧文化尖锐的冲突和交融中。在这一情势下，移居民一方面难以割舍原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要借传统的韧性去克服现实的困难，在跨民族的新环境中把原有文化加以翻译，繁衍出一种新型、富于生机的新文化。因此，每当这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家乡和故土作为朝鲜人自己的文化符号就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对故土的思恋和怀念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心里。尹东柱即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作品中不但流露出了作为离散民族一员的身份意识，而且将个人离散感受提升到民族共同

① 김호웅, 재만조선인 문학연구, 서울: 국학자료원, 1997, p.49.

体的高度。在经历和目睹了离乡之痛以后，民族使命感促使他用诗作去展现民族的离别史和苦难史。

在《故乡的故居》中，尹东柱满含幽怨地描绘出一幅朝鲜人移居至东北后受尽凌辱和盘剥的凄惨画面。回望故乡，凄切的生活之苦和骨肉分离之痛不禁涌上心头，唯有故居的回忆尚存一丝儿时的温暖和慰藉。对于故土的怀念和留恋往往会在异地经历坎坷之时变得更加强烈，作为慰藉心灵港湾的过往总是满载着回忆与美好，而这一切都因现实而阻隔，因而幽怨和愤懑会更加难以抑制。尹东柱在意象的选取上十分注重具有回忆唤起意义的对象，“故乡”和“故居”对于在失乡路途中迷茫苦痛的人们来说，是心底最为柔软的一隅，从这一作品中可以看出尹东柱在场景意象选择上的独到之处。

除了人文意象之外，通过自然意象展现离别痛的诗歌在尹东柱的作品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山林》中作者这样写道：

时钟滴滴答答撞击人们的心，
山林在忐忑不安地呼唤共鸣。
年轮已有千载的幽暗的山林，
自有其愿意拥抱疲乏之躯的基因。
黑暗出自山林黑色的波动，
践踏着年幼的心灵。
晚风飒飒摇晃树叶，
令人在恐怖中颤抖心惊。^①

千载山林在沉寂幽暗中呼唤的共鸣，疲乏之躯在黑色波动中的苦苦思索……这一画面将客观景物与主观感受融为一体，触动了人们对于生命本源的思索。虽然其中的苦痛没有给出缘由，但整体昏暗的色调已使人失去

^① 허경진, 허희훈, 채미화, 『중국조선민족문화대계 6—김조규·윤동주·리욱』, 서울: 보고사, 2006, p.233.

了寻找缘由的兴趣。时空的交叠将历史凝固于此，在黑暗与凄冷中年幼心灵的战栗再现了生活的残酷。青年的忧郁来自过去，而苦痛则来自现实，山林这一象征物将这些感受融为一体，真实地展现了作者挣扎的内心世界。“疲乏之躯”、“被践踏的心灵”、“在恐怖中颤抖心惊”等意象映射出移居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状态，苦痛和无助更加剧了人们思乡情感的迸发。作品笔触犀利而悠远，将思乡情绪与殖民现实相连接，在忐忑中展现了作者朦胧而深远的愤懑情怀。

此外，《数星星的晚上》也深切表达了尹东柱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之情。

一颗星是追忆，
一颗星是爱，
一颗星是孤寂，
一颗星是憧憬，
一颗星是诗，
一颗星是妈妈、妈妈。^①

当诗人在远离北间岛的深秋仰望星空，颗颗繁星就会勾起儿时的记忆。“爱”、“孤寂”和“憧憬”之情不禁涌向心头，曾经的过往都在回忆中浮现，而这些过往正是作者梦想中的精神家园。面对这些最本原纯真的事物，作者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过去的种种美好。可这些思绪，却常常被现实的残酷所阻断。对于移居民来说，故乡的意义和一般人所理解的故乡有所不同，对故乡认识的复杂性也使作品的乡愁和情感更为多元化。对作者来说已经成为异乡之地的“故乡”阴差阳错间曾留下了多少冥冥中的思念与爱恋，中国土地又寄托了多少故乡情和民族怨，这些情感在此时都凝结在同星星的对话之中。乡愁作为尹东柱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情感基调，对于它的表达并未只停留在对过往美好事物的回忆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增

① 허경진, 허휘훈, 채미화, 『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 6—김조규·윤동주·리우』, 서울: 보고사, 2006, p.353.

添了一份悲凉的色彩，这份悲凉正源自痛失过往的遗憾。

“从 1931 年的 63 万到 1945 年 6 月的 216 万，朝鲜人不断地涌向满洲并在这里扎根下来。”^①在朝鲜完全落入日帝的魔爪进而成为全殖民地之后，失去国家的朝鲜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舍弃祖辈生活的故乡。大规模的移居使民族意识再次得到确认，他们开始把“满洲”认定为“第二故乡”，但对原故乡的眷恋却永远无法磨灭。金昌杰的《第二故乡》记录了一家朝鲜人移居“满洲”的全过程，作品中多处流露着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和不舍以及在接受新移居地过程中经历的心理阵痛。当京哲离开送别的亲人，遥望逐渐模糊的故乡山水之时，

不禁发出感慨：“啊，故乡！生我养我的故乡！就这样离我远去了吗？”此时，泪水已经浸湿了衣衫，这是他离开故乡后第一次流泪。“啊，远离我的故乡，请多保重！”他再次朝着故乡的方向失魂地望着，像丢了东西一样落寞。^②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们逐渐适应了移居地的新生活，并开始准备将这里作为新的故乡建设起来。可就在这时，父亲却突发急病而去世，全家人由此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

“唉，真的很痛心，被从好好的故乡赶出来，本以为过了图们江就可以生活得更好，可谁料想第一年竟连粮食都没种上。唉，这么难受，你怎么能闭上眼睛呢？”

听到发着牢骚母亲的哭诉，大家更难过了，京哲一家和弟弟妹妹都放声痛哭起来。^③

① 오상순, 중국조선족소설사, 심양: 료녕민족출판사, 2000, p.118.

② 연변대학 조선언어문학연구소, 중국조선민족문학대계 (II), 소설집—김창길 외, 하얼빈: 흑룡강조선민족출판사, 2002, p.52.

③ 위 책과 같다, p.63.

对于一个正常的移居民族来说，思乡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当在新的移居地扎根下来并生活得很好时，这种故土情和离别痛就会成为过往美好的追忆珍藏在心底。但如果生活状况不如之前甚至更痛苦的话，那么这种情感就会被蒙上一层悲情的色调。“第一年竟连粮食都没种上”是他们在移居之前未曾料想到的，这时再回想故乡的生活，与其说是对过去怀有的一种美好和憧憬，不如说是对现实表现出的一种无奈和悲苦。日本殖民统治下异乡生活的身不由己让朝鲜人更想重新回到虽艰难但自由的过去，可“被从好好的故乡赶出来”这一现实已不允许他们回头，这种苦痛和思乡情感更让人难以承受。

作为殖民铁蹄下的异族，朝鲜人在移居过程中饱尝了诸多一般人无法体会的情感，而这其中最为深挚的当属思乡之情。对故土的眷恋是每个自然人的本性，然而这一移居文学中原本的常规主题在伪满时期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他们的思乡情和离别痛更多地与现实生活的扭曲相关。面对殖民生活的狰狞，朝鲜人本能地将情感转向对过往的追忆和对自然的向往，因此这一时期以思乡为主题的作品整体上都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氛围。可以说，伪满时期移居主题的作品几乎都与“离乡和思乡”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这种情绪不仅源于移居民对故乡本能的眷恋，殖民统治下的残酷现实另一个角度也加剧了人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向往。

二 移居苦与生活苦

在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以民族移居生活为主题的作品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虽然移居民在朝鲜半岛也曾饱尝生活的困苦，但与移居历程中常态化的颠沛流离却不可同日而语。移居初期的朝鲜人不但要忍耐东北异常严寒的折磨和语言不通的苦闷，还要承受着民族歧视、阶级欺压和官匪迫害的煎熬。而这些生活上的不如意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缅怀，这也是在离乡历程中思乡情绪始终环绕在移居民左右的主要原因。移居文学作品不但将伪满时期对于生活苦的描绘生动化和典型化，而且在苦难的展现方式上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了全面观

照。纵观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在移居苦和生活苦的表现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第一代开拓民赤手空拳初到“满洲”之后，在人权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失去基本尊严的无助；二是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基础的人们在殖民环境中时时处于胆战心惊状态的愤懑；三是最底层的极贫群体不得不承受病痛和贫穷双重折磨的无奈；四是知识分子阶层目睹现实后无力改变的精神痛苦。通过这些内容的分析，能够将朝鲜人在移居过程中承受的苦难较为典型地展现出来，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探寻他们深切怀乡的现实缘由。

从“满洲”朝鲜人的重要作品集《发芽的大地》中可以看出朝鲜文学对于移民生活的关注程度之深。“满洲”朝鲜文学中表现移居历程的文学作品所占比例不少，在《发芽的大地》序文中，廉想涉这样写道：

与其说它在满洲旷野上掘土发芽，不如说它是朝鲜先住开拓民流尽血汗种下的最初文化果实……无论是哪部作品，都出自满洲这片土地，它是在朝鲜文学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大陆文学，在这里能够发现开拓文学的特征和新颖，不能不说这是全朝鲜文学的一大收获，值得作家和编者骄傲。^①

文学记录了朝鲜人越过图们江后在移居过程中经历的苦难和“满洲”定居后的艰难，这类作品无论在“满洲”文坛还是朝鲜文坛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对于移居生活记录最为全面、真实和生动的当属移民作家安寿吉，“作为当时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他在解放后的韩国文坛上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②文坛对于安寿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作品评价不一，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安寿吉的文学“将日本军阀的大陆侵略合理化”^③，

^① 렘상섭 :〈싹트는 대지〉 서, 재만조선인작품집 〈싹트는 대지〉, 강덕 8년 (1941), 제 2 폐지. 오상순, 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 심양 :료녕민족출판사, 2000, p.59 재인용.

^② 백철, 〈북간도〉 서문, 서울 :삼중당, 1967.

^③ 장덕순, 〈일제암흑기의 문학사〉, 〈세대〉, 1963년 11월호, 제 254 폐지. 오상순, 중국조선족 소설사, 심양 :료녕민족출판사, 2000, p.65 재인용.